

# 台湾如何管理“路边摊”

本报记者 柴逸扉



漫画：路边摊。(资料图片)

## 辅导取代杜绝

虽然台湾各地摊贩多，管理比较有序，但真正合法的摊商寥寥可数。以台北市为例，全市摊贩数量超过3万，但领有许可证的仅1573摊。原来，自1984年起，台湾摊贩的营业许可证申领条件变得苛刻：符合条件的申请者要么是低收入户，要么身体残障，要么1984年之前就领证。其他摊贩只好“望证兴叹”，非法经营。

不过，对于摊贩非法摆设的情形，岛内各县市政府并不是采用杜绝、禁止其开张的方法，而是提倡辅导转型，让住户和游客更好地享受物美价廉的夜市与地摊经济。

台北市政府市场处的工作人员表示，数十年来，台北市政府对于摊贩管理有着一以贯之的原则：承认它们是城市与生俱来的一部分，容许它们的存在，但不放任自流，而是划定区域、摊位、经营范围，予以保护和管理。

针对住户和摊贩出现冲突的情况，当地政府也会扮演关键角色，介入居中调停；甚至和摊贩代表一起，挨家挨户与住户沟通，协助双方取得共识，让摊贩们规范经营，与周边住户相安无事。例如新北市永和区的乐华夜市，曾经因嘈杂、脏乱而遭住户申诉，被当局撤销营业许可。但在新北市政府的辅导下，如今乐华夜市已成为新北市的优质商圈。

## 夜市自我管理

傍晚时分，位于台北市双连捷运（地铁）站附近的宁夏夜市陆续迎来了小推车，摊贩们架起帐篷，摆好桌椅，准备着香飘四溢的美味小吃。经历过一夜人潮的洗礼，第二天上午人们再路过这里时，晚上摆摊的地方已然变身成一条车辆正常穿行的道路，也不见一点垃圾和油渍。

这是台湾夜市的常态，但它们并非一直以来都如此整洁有序。以宁夏夜市为例，上世纪90年代，宁夏路居民因不

堪忍受夜市的杂乱和噪音，强烈建议台北市政府把摊商迁走。此时，宁夏夜市自治会挺身而出，组织摊商筹资，统一安装了油脂截留器，需要油爆、热炒的138个摊位，全部接通油污入水口。此外，大多数摊贩还在自治会的倡议下自费安装了静电式除油烟机。

20多年来，宁夏路的居民再也没有因为环境问题与夜市摊贩发生矛盾。在这里，夜市自治会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曾经，台“经济部商业司”对“地摊经济”伤透了脑筋，既担心遍地的摊贩影响市容，又怕过度取缔后引发摊商抗议，无法解决失业问题。于是从2003年左右开始，“经济部商业司”要求摊贩自己筹设自治会，由自治会筹资聘请保安来维持市场秩序，营业结束后要请人打扫环境、清运垃圾等。这种自我管理带来了摊贩经济的有序发展。

## 寻找相处之道

除了集中经营、有自治会管理的摊贩，台湾街头也有一些“打游击”的小摊贩。他们不仅没有合法证照，也没有加入任何组织、拥有编号。对于这些摊贩，台湾的警察们会重点盯防。

按照台湾“道路交通管理条例”的规定，对于未经许可在道路上摆摊设点的行为，警察一旦发现，有权给予1200元以上、2400元以下的罚款，并没收货品。但台北市警



图为台湾夜市中琳琅满目的摊位。(资料图片)

察局的一位警员透露，只有那些严重扰民，引起市民投诉、屡教不改的无证摊贩，他们才会下狠手严厉处罚。一般情况下，双方处于“良性互动”的状态。

比如发现无证摊贩在街头摆摊时，警察们首先会上前劝导。多数摊贩会在劝导后离开，有的甚至摆摊时就四下张望，一看到警察出现就立马拿起东西开溜，直到警察远去后再次摆摊。不过，警察们也不对他们穷追猛打，毕竟摆摊者都是生活困难、需要补贴家用之人。而摊贩们也很感激警察们时常能网开一面，自觉注意言行，不堵塞人行道，不高声叫卖，离开的时候会自觉把周遭卫生打扫干净。

因此在台湾，警察与摊贩们少有起冲突的情形。互相谅解正是他们的相处之道。

## 台湾青年：回同村追寻「阿嬷的记忆」

新华社记者 吴剑锋

“回到阿嬷住过的地方，耳边听到的还是熟悉的方言，感觉就像到了家一样。”回到福建泉州大岞村的古厝，今年34岁的林炫伟感慨万千。在他看来，眼前的景象“新奇”而又“似曾相识”。

林炫伟来自台湾基隆，在他的记忆里，大岞村是奶奶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上个世纪，林炫伟的父母跟随父辈举家迁往台湾，从此以后，“回家”便成了绕不开的念头。“从小爸妈就会和我聊大陆的亲戚，让我有机会一定要回家看看。”林炫伟说。

这是他第一次回到大陆，与他一同“回家”的，还有150多位台湾乡亲。近日，第十届海峡论坛“同名村·心连心”原乡之旅活动开启，来自闽台11对同名村的200多位乡亲踏上前往厦门、漳州、泉州、龙岩等地的原乡之旅。林炫伟与基隆大岞村的宗亲一道回到泉州市大岞村。

“物有根本之心、人有思祖之情。福建与台湾一水之隔，共同的渊源造就了闽台两地唇齿相依的同名村。”福建省台联党组书记江荣全说。据了解，早期大陆先民渡海赴台，因思念故土，便为新聚落赋予故乡的名字，如今一对对同名村成为两岸宗亲寻根问祖的天然桥梁。

本次活动除原乡之旅外，还选取“食同味”为切入点，让两岸同名村宗亲共同品尝五香卷、海蛎煎等闽南特色美食，在参与活动的趣味中领悟两岸一脉相承的饮食文化。在林炫伟看来，能够回到“阿嬷生活过的地方”追寻“阿嬷的味道”，是一次意义非凡的体验。

“通过两岸宗亲的对接联谊，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得以拉近，希望以同名村活动为联谊平台，继续加强两岸同名村乡亲的交流与合作，携手共创两岸同名村的未来。”台湾闽台同名村交流中心主任陆炳文在致辞中表示。

联谊活动期间，在当地宗亲的引领下，150多名台湾乡亲还将赴厦门、漳州等地，参观青礁慈济宫、云水谣等景点，感受大陆的发展变化。

## 行摄香江



近日，在香港会展中心，毕业生设计师和模特集体亮相。当天，香港理工大学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2018年度毕业作品时装展，展示该大学纺织及服装学系应届毕业生的时装作品。

右图：图为模特在走秀，展示时装作品。

下图：图为毕业生设计师和模特集体合影。

新华社发（王申摄）



图为香港海上龙舟队比赛时的场景。(资料图片)

## 香港海上龙舟队：

## 同舟共济 拼尽全力

新华社记者 周雪婷

炎炎烈日下的香港赤柱正滩，震天的锣鼓和呐喊声中，人们的眼光不自觉地被龙舟吸引。端午将至，长洲岛、沙田、香港仔、荃湾……香港多个海滩被赛龙舟这项古老运动“占领”。

与内地赛龙舟大多在江河中进行不同，由于拥有多个开阔平静的港口，香港的龙舟比赛大多在海中进行。目前香港有近280支龙舟队，每年有近60场大大小小的比赛。对港人来说，赛龙舟不仅是端午时才有的民俗项目，更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记者在赤柱海滩见到刚从龙舟上下来的蒋肇轩，他是闪耀永明龙舟队的划桨手，平时则是一位金融从业者。在赛前繁忙的训练之余，他对记者讲述了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情形。“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好像连怎么划桨都突然忘记了。”蒋肇轩说。

在比赛的锣鼓声中，飞溅的水花打湿了他的眼睛和身体。还来不及擦一擦，就要立刻集中精力，划第一桨。这与平时训练完全不同。“我看了一眼身边的队友，心想硬着头皮上吧。”他回忆说。

“赛程过半时，有的队员已体力不支，有的队员还有余力，但勉强还能维持统一。”蒋肇轩向记者讲述龙舟比赛时的种种细节。终点近在眼前，还有最后40板。由于体力原因，他发现队友们的节奏几乎都乱了。关键时刻，不知是谁喊起了他们平时训练的口号“Power! Up!”（加油）。不同年纪、不同职业的队友们突然又有了统一的节奏。

在一声声的“Power Up”中，蒋肇轩所在的龙舟冲过终点线。香港龙舟锦标赛的赛道一般长300米，到达终点要划100板到120板。“每一板都需要高度专注，全力以赴。”担任龙舟教练近20年的侯志辉说。

“为鼓足力气，划前30板时，我们都是不能呼吸的。”香港福建菁英龙舟队的划手赵松梅告诉记者。不同的龙舟队伍有不同的技巧和“战术”，赵松梅的队伍前30板会拼尽全力。

临近端午节，赵松梅所在的龙舟队已连续5个周末参加各类比赛。与所有的集体项目一样，赛龙舟也要经过严格的训练。每周一、三、五的晚上，从事厨师行业的赵松梅都会到葵

涌货运码头，在灯光和汽笛声中与队友一起训练两个多小时。“我从七八岁就开始接触龙舟了。”在福建农村长大的他，小时候经常上龙舟，“记得有一次我刚开开心心地跟大人一起坐龙舟回来，就看见妈妈拿着竹条在岸上等着准备接我”。

15岁从福建来到香港以后，赵松梅一度远离龙舟。直到2015年，他经朋友介绍加入了香港的龙舟队。入队后，他深深感受到香港龙舟运动的繁荣。目前，香港有国际龙舟邀请赛、香港龙舟嘉年华等多个国际性赛事，超过80%的龙舟队中有外籍人士加入。

按照船的大小，香港的龙舟可分为大龙、中龙和小龙。一般参加国际标准赛事的龙舟是中龙。船上会有18到20名队员、一名舵手和一名鼓手。

香港几乎没有专业从事赛龙舟的运动员，所以同一条船上的队员平日的身份完全不同。在工作日，他们是装修工人、写字楼文员、政府工作人员等等；在周末，他们换上统一的队服同舟共济。

侯志辉说，在龙舟上，队员们回到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情感——为了一个目标而拼尽全力，这也是赛龙舟最美的地方。

不仅是普通人，香港还有一支名为“黑武士失明龙舟队”的盲人龙舟队，侯志辉在队中担任顾问。队伍中一半是盲人队员，一半是义工。龙舟给了这些盲人生活的快乐和动力。

“在公司工作时，总觉得谁的业绩最好谁就最助（厉害）。而到了龙舟上，发现真的不是这样，划得最快的人一定不能心急。因为一个人的‘快’，并不能提高集体的速度。大家的统一、协调和默契才最重要。”蒋肇轩说，“上了船你就会明白，每一板我们都在拼尽全力。”

回望与龙舟多年的缘分，赵松梅说，喜欢划龙舟不仅是因为能锻炼身体，还能更痛快、更热血地感受运动的激情。蒋肇轩则表示，在龙舟上，他不仅见过香港最美的海景，也明白了集体的真正含义。

“全力以赴前进，集中精力拼搏，整个团队亲密无间合作，这就是龙舟里透着的哲学。”侯志辉说。